

大/美/重/庆

朝天门的“门”

阮红成

朝天门,对一个刚来渝中区工作不久的我来说,是仰慕已久的。早就听说这里是重庆的眼睛,是山城的灵魂,是看这座城市的第一扇“门”。

可是眼前,并没有一扇真正有门框、有门环的木门或者石门。看到的,是一片浩浩荡荡的天光水色。长江和嘉陵江,两条脾气完全不同的大江,就在我的脚下紧紧拥抱在一起。一急一缓,缠绵交融,再也不分开,朝着东边云雾蒙蒙的方向,滚滚流去。这宏大的江景,这像大门一样的缺口,这城市和万里山河的初次见面,不是“门”,又是什么呢?

我的身边,是热闹的人间。这个平台,这个新建的广场,平整又开阔,大得仿佛能装下一整个秋天的风。早就不是老照片里那样——石阶歪歪斜斜,缆绳交错,货箱和扁担挤成一团。老人们穿着雪白的绸衣,悠悠悠地打着太极拳,手臂在空中划出圆润的弧线,好像要把眼前的江水也一起揽进怀里。孩子们的笑声像一串串清脆的铃铛,他们追着、跳着,红扑扑的脸蛋,是清晨里最鲜亮的颜色。有几个年轻人,靠着线条流畅的栏杆,举着手机,把自己和整个城市的背景拍在一起;他们不说话,只是笑,那笑容里,满是藏不住的安稳和满足。这里,既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回忆的地方,也是承载着历史、展现着现在、迎着未来的重庆名片。

这就是朝天门的“门”了。它不再是迎接皇帝使者、接收圣旨的那道严肃、让人不敢喘气的官门。它成了老百姓的家门,一扇向着生活、向着快乐敞开的门。门里面,是他们的晨练、他们的玩耍、他们悠闲的远望;门外那万里的江海,也好像只是他们家门前一幅更壮丽的画。我突然感到,这一门之隔,隔开的原来是两个时代。从前的门,是隔阂,是等级,是遥不可及的权威;如今的门,是融通,是共享,是伸手就能碰到的幸福。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广场尽头,那几级更高的台阶上。那里,零散地站着几个人,穿着同样的白衬衫,同样的深色西裤,正对着脚下的江水和对面的楼房指点。他们站得并不显眼,但那种认真专注的神情,和周围轻松的气氛有点不一样。其中一位,头发白了一大半,背却挺得笔直,双手叉在腰上,正听着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同伴说话。他时而点头,时而抬手,指向江心某个地方,或者更远处那片正在崛起的新城。

他们是在看什么呢?是在看江上来来往往、打扮漂亮的游轮吗?那些游轮载满了各地来的游客,正把“朝天门”这三个字,当作重庆最响亮的名片,传向四面八方。或者,是在看更远处,江边那些巨大的、静静站着的龙门吊,和密密麻麻的集装箱?那些是这座城市跳动不止的血管和骨架,是城市繁荣的无声宣告。

看着他们,我忽然想起昨天在街边小店里听到的一段闲聊。那是一家开在陡峭石阶旁的老茶馆,桌椅都被磨得发亮。几个老茶客,用浓重的重庆话,在缭绕的水汽里摆龙门阵。说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倒是他们街道这几年的变化。

“我们那条老街,以前坑坑洼洼的,下雨天水都能淹到膝盖。”一位老汉说,“现在好了,街道干部带着人,把路修得平平整整,两边还种了花。”

“就是就是!”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人接过话,“去年搞老旧小区改造,那些年轻党员挨家挨户听意见,忙前忙后大半年。你看现在,外墙刷新了,电线埋到地下了,还装了电梯。我们这些老家伙上下楼方便多了。”

我不禁向历史的深处望去。这朝天门,何曾有过一刻真正的平静呢?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里是出征的士兵最后回望家乡的地方。我仿佛看见,一队队穿着褪色军装的年轻人,从这里上船东去,他们的背影在江雾里渐渐模糊,只有腰间的皮带扣还在晨光中微微发亮。那时的门,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之门。

这门,也是抗战时期运送物资的生命之门。曾经,那些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工人,和来往的军人一起,扛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那时的繁荣,是一种同心协力、坚韧顽强的繁荣,像军人扎紧的绑腿,一步一步,走得结实。

如今,在这和平的年代,军人的色彩依然点缀着门前的风景。不远处,一个身姿挺拔的年轻人扶着他年迈的爷爷,老人胸前戴的纪念章在阳光下微微闪光。更远处,几个穿着旧军装的老者聚在一起,望着江面,也许在回忆他们曾经守卫过的山河。那紧绷的绑腿,已经松开了,变成了广场上老人手中舒缓的太极扇,变成了孩子脚下滚动的彩色轮。那离别的呜咽声与艰辛的号角声,也早已被游船上旅客们的欢笑声代替。

我正想着,高处的那几个人好像商量完了。那位花白头发的长者最后看了一眼江面,转过身,竟然沿着台阶,慢慢朝着我们这热闹的广场走来。他的步子很稳,带着军人般的沉稳,脸上是一种思考后的平静。他没有走向停在一旁的黑色轿车,而是直接走向广场边上一个挂着“两江游”牌子的旅游服务点。

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年轻人正在热情地给游客办票、回答问题。看见长者过来,一位像是负责人的年轻女子立刻迎上前,脸上带着专业又真诚的微笑。长者弯下腰,用纯粹的重庆话,温和地问:“小妹,最近游客多不多?”

“多!比去年这时候又多了不少,”年轻女子声音清脆地回答,眼里闪着光,“特别是夜游项目,特别受欢迎。游客们都夸重庆夜景漂亮,说我们的服务也周到。我们还收到了很多建议,正在规划新的特色航线呢!”她一边说,一边指着服务台上的宣传册和电子屏幕,上面正滚动播放着两江两岸灿烂的夜景。

夕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落到了西边的山后,把最后一抹绚丽的霞光,尽情地洒在江面上。整条大江,仿佛流淌着融化的黄金与火焰。对岸那些摩天大楼的玻璃墙,反射着这壮丽的光芒,像一串被点燃的、巨大的火炬,宣告着这座城市的夜晚,即将展开另一幕繁华。那几艘灯火通明的游轮,已经慢慢离开码头,载着满船的惊叹和欢笑,滑进了那片金色的画卷里。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中区人武部)



AI制图

巴/渝/风/物

我把蜡梅带回家

谭腊梅

梅花无意把枝伸/朵朵花开不染尘/
冰清玉洁本天真/独领风骚不争春

写蜡梅的诗很多,唯这首是我最爱。
或许因为我也叫腊梅,名如花,花似名,这缘分,总让我对它多一份静默的亲近。

前些日子听文友说,在重庆北碚有个静观蜡梅博览园,那里的蜡梅有几十个品种。于是,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去北碚观赏蜡梅。

一个冬日周末,我约了几位好友一起,在这蜡梅盛开的季节,我们赶去蜡梅博览园,看到了满园的各种梅花,我在这里洗心又洗肺。

园中梅意正浓,我们走在小路上,左右两边盛开的蜡梅,微风拂面,香气随风钻进口鼻,渗入心肺,让人肺腑通透,心神俱静。我真想躺在这片幽香之中,让满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沁满蜡梅花香,让魂也染上梅的气韵。

走出梅园,公路边有很多花农在卖蜡梅,我挑了两束茎杆粗朴,花苞密实的,像是把整个梅园的静气都握在了手里,我决定把这两束蜡梅带回石柱家中。古有杜甫折梅寄远,而今,我也折梅赠己。

归途漫长,我小心翼翼地护着两束蜡梅花,先坐地铁,再坐动车。一路上,我像护婴孩一样护着蜡梅花。上下车人群拥挤

时,我将梅花高举过头,坐在车厢时,我把梅花轻轻倒立放在旁边,用我的身体护着它。我成了最显眼的一位乘客,回头率高涨,邻座的人轻叹:“好香啊!”我微笑点头。

回到家中,插瓶,注水,加几粒盐,放在桌子中央,精心养护。从此,每天清晨在香气中苏醒,让人心情大好,美好的一天就在身心愉悦中开始。每晚回家,推门进屋,一袭梅香扑面而来,家的味道不一定是炊烟,也可以是梅香。

北碚的蜡梅,在我石柱的家里静静开了十来天,没有凋谢的迹象,依然盛开着,香气依然弥漫在屋子里。偶而心情纠结,走到花瓶前站一会儿,那些褶皱就被梅花香气熏软,抚平。

有些风景只适合远观,有些心动只适合收藏。而我却把蜡梅带回家,因为我带回家的不只是一束花,不只是将清香从自然带到人间,更是一个清冽而温柔的提醒:生活可以这样静,这样香,这样不争不抢,却自有芬芳。

腊梅爱蜡梅,是巧合,也是缘分。我在它的香气里,认出了自己本该有的模样。

(作者单位:重庆石柱县政协)

诗/绪/纷/飞

福报(外一首)

殷贤华

外婆坐在不老松下
嘴角漏的,定是南山的风
外婆常常喊错儿女的小名
比如光琼喊成光珍
光华喊成光强
多值得炫耀呀
儿女八个 个个生龙活虎

这是外婆一生修渡的东海

喊错名是多么幸福的时刻
舅舅、娘姨个个随母,也乱喊
有喊老妈的,有喊妈味的
有喊娘亲的,有喊皇额娘的
声音稚嫩,几十岁的人
似乎瞬间回到外婆的襁褓

暖

深夜,我挑灯疾书

窗外袭来一股寒流

我正待起身,窗门已自动关上
我不知道这出自风的手
还是外婆的手

屋内暖和起来
我笑了,墙上的外婆
正笑吟吟地看着我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地铁沿线

林勇

广场很幸福
街上有湖、有霞
人人面善心 and 的
古镇,迎送八方来客

大石、冉家两坝
早无巨石、古宅可寻
只有耸峙的高楼

一条路,名唤和睦
是道路比人更知天性
还是人类对其太多寄寓

起点站跳磴
已无磴可跳,脱离物象的
地名,只剩满满的猜想和回忆
丹鹤,是有过神鸟驻足

结缕草

王景云

今日我怀有愧疚
无数次坐在树荫下
草坪上,看书,歇凉
它没有一丝怨由
每次都捧着温婉的词句
包容我的蹂躏和理所应当

放眼望去,大片的绿意

在唯美主义的画面浮现
近处小朵儿小朵儿的白蘑菇
在细小的结缕草间隙
挤占几毫米的空间
它饮雨水长大

一只白色小蚊
在蘑菇顶端,吹着晨风

这蘑菇是不是它的悬崖
草叶上的露珠
指引我说出晶莹
清澈的眼眸
看到的人间
一直住在我的诗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